

日本文学泰斗吉川英治全新演绎水浒故事
畅销日本七十余年 中文版全新推出

新水浒传 (下)

巨 吉川英治 著
潘越 褚以焯 肖燕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新水滸传 (下)

〔日〕吉川英治 著
潘越 褚以炜 肖燕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水浒传 / (日) 吉川英治著; 潘越, 褚以炜, 肖燕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87-5168-0

I. ①新… II. ①吉… ②潘… ③褚… ④肖…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123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胡军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杨纪云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新水浒传

[日] 吉川英治 著 潘越 褚以炜 肖燕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747千字 印张 / 45.75

版次 /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8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第一回	伏魔一百单八星	宿命人间下凡来	001
第二回	毬贼幸运升九天	风流徽宗遇奸臣	015
第三回	教头王进避追捕	偕母流亡千里行	022
第四回	难见绿林男儿泪	史进放虎再归山	030
第五回	史进弃家奔渭水	路遇鲁提辖之事	037
第六回	晨送飘零翠莲娘	夕阳逃去江湖远	044
第七回	兰花粉面恩情泪	剃度出家五台山	051
第八回	百花刺青映红肤	醉撼巨山鲁和尚	058
第九回	新娘多毛桃花乡	瓦罐寺逢九纹龙	066
第十回	菜园看守治虫类	柳荫喜遇禁军客	073
第十一回	风骚吹破鸳鸯巢	浊世起浪佛心吏	081
第十二回	世道相似生起伏	流罪途入侠豪家	091
第十三回	冰雪苦难九死后	狱关一路通梁山	097
第十四回	无畏天地梁山泊	巷陌草标吹毛剑	109
第十五回	青面兽得知遇恩	显神力再赴功名	118
第十六回	怪儿如风引宿命	东溪村里聚星辰	123

第十七回	今日休学题壁上	出走村塾定决心	131
第十八回	吴用先生罗天网	金鲤入袋归村来	140
第十九回	六星设坛盟誓约	门外又添一豪杰	146
第二十回	伪成商队十一车	杨志引领出北京	151
第二十一回	黄泥网上七枣商	林中窃笑待宝来	156
第二十二回	英雄智取生辰纲	杨志暗窥死谷心	164
第二十三回	二侠相会二龙山	刺花和尚鲁智深	173
第二十四回	五里云雾不知贼	何涛妻弟正遇鬼	178
第二十五回	两耳各饰仁义珠	救友危难驰东溪	189
第二十六回	湖岛河童唱秋色	官军百舟俱陷火	202
第二十七回	仗义林冲骂王伦	火并筵席行刺杀	207
第二十八回	善人佛心婆喜欲	街巷妾宅柳花开	213
第二十九回	君子难处女下流	野眷相恋似胶漆	218
第三十回	闷闷相并二人枕	兰灯梦斗无解脱	222
第三十一回	姜汤惊醒行错着	愤怒房中舞寝刀	227
第三十二回	地下囚室一困鸟	再生铜铃鸣友情	234
第三十三回	宋江叩门小旋风	不期撞遇病好汉	238
第三十四回	武松醉上景阳冈	拳打猛虎好英雄	244
第三十五回	嫂子见弟嫌兄丑	武松入家又离家	251
第三十六回	好色恶邻和合汤	廉后罌粟开淫花	257
第三十七回	五事俱全行色事	金莲出墙瞒亲夫	263
第三十八回	卖梨小子知秘事	捅开天窗大祸来	268
第三十九回	奸夫闷绝武二郎	淫妇砒霜藏泣中	274
第四十回	死者无口官无义	武松无处讼公道	282
第四十一回	武松设祭悼亡兄	登门复仇西门庆	289
第四十二回	狮子桥畔杀色男	贪欲婆娘上木驴	295
第四十三回	牢城之中遇管营	武松莫名座上宾	301
第四十四回	蒋门神伏首卧地	武松大杯饮名月	309
第四十五回	乱打城鼓卷枯叶	七尺男儿落天涯	315

第四十六回	绿林之徒遇真人	女轿祸事从天降	323
第四十七回	魔女着眼花灯笼	君子宋江又遇难	330
第四十八回	中计被捉面面觑	死林之中夺囚车	337
第四十九回	秦明空舞狼牙棒	深锁城寨亦无用	342
第五十回	小李广弯弓射雁	立功名梁山会首	352
第五十一回	悲心刑旅入长江	公人转心成良仆	357
第五十二回	死中醒转此世街	大道艺人争金钱	362
第五十三回	芦苇之间呼同伴	江上三霸聚一庄	366
第五十四回	异乡蛮牛有佛心	牢城李逵黑旋风	374
第五十五回	小鱼怪鱼起纷争	再饮美酒琵琶亭	383
第五十六回	宋江题壁惹笔祸	戴宗神行如飞马	389
第五十七回	吴用千虑有一失	圣手玉臂亦无全	398
第五十八回	好汉杀伐破刑场	白龙庙前小聚义	402
第五十九回	奸人血祭大江流	梁山喜贺众人还	410
第六十回	九天玄女天上梦	宋江身悟凡间命	414
第六十一回	苦念百丈村中母	李逵人子亦感孝	421
第六十二回	野花妇人藏祸心	虎啸怪风吞盲母	427
第六十三回	杀虎英雄醉入笼	失陷人犯丢军马	434
第六十四回	病关索鼓乐游街	美巧云生于七夕	441
第六十五回	美僧原来俏公子	法事色染曼陀罗	449
第六十六回	寺中密会犹不足	淫僧从此夜夜来	456
第六十七回	友情一片话真言	红泪怨语反成仇	462
第六十八回	蓟州童谣道真相	淫妇裸死翠屏山	467
第六十九回	祝氏三杰遇时迁	偷得鸡来落贼手	473
第七十回	穷途奔入梁山泊	宋江兵发祝家庄	481
第七十一回	易守难攻独龙岗	迷阵红灯戏义军	488
第七十二回	女中豪杰一丈青	双刀生擒王矮虎	493
第七十三回	小张飞不负盛名	美将娘马上受缚	498
第七十四回	铁叫子守牢重义	顾大嫂开店有情	504

第七十五回	众人打破大牢去	齐齐逃亡落山东	510
第七十六回	宋江愁眉一朝展	病尉迟潜入敌庄	515
第七十七回	百年恶财济穷困	群英凯旋梁山泊	520
第七十八回	松江守约嫁花娘	别芸题秀英登场	527
第七十九回	木门外母子受辱	狐妖女一击殒命	535
第八十回	莲池吞没小衙内	迷途误闯金枝门	540
第八十一回	狡兽无道夺名园	义军出山惩奸邪	550
第八十二回	高唐州官衣妖道	梁山军三阵皆败	555
第八十三回	戴总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561
第八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567
第八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禁军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574
第八十六回	王军新器坚不破	泊军郊野无生地	582
第八十七回	鼓上蚤跳梁如信步	徐教师失宝慌张行	590
第八十八回	钩镰枪法振水泊	宋江大破连环军	598
第八十九回	盗取名马得机缘	三山怪雄共聚义	604
第九十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613
第九十一回	赦使大臣失金铃	宋江赚取华州城	618
第九十二回	丧旗之下改名主	高僧道出玉麒麟	628
第九十三回	算命先生做神卦	卢俊义疑惑离家	635
第九十四回	江上扁舟唱妖歌	芦花早待人落来	642
第九十五回	忠心护主燕小乙	一把川弓放冷箭	647
第九十六回	书下留命谁敢杀	蒲东悍将无人敌	657
第九十七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义兵法宋江不杀降	664
第九十八回	安神医妙手除病	杀淫妇出诊不还	671
第九十九回	瑰丽元宵千万灯	地狱火烧大名府	678
第一百回	直言明臣下朝去	山东义士进四方	686
第一百零一回	梁山伯英雄排座次	宋公明慷慨话宿缘	694
第一百零二回	簪翠花冠入禁院	刀取御笔四字去	702
第一百零三回	徽宗皇帝遁地行	燕青泰山角力雄	710
第一百零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717

第五十五回 小鱼怪鱼起纷争 再饮美酒琵琶亭

但凡名胜古迹之地必有茶馆酒家之类，犹可为景致增色之风物。琵琶亭正如一个画卷中水亭酒家，一行人亦有身为画中客之心境。

“宋先生，你可知，此店家的酒是江州地界有名好酒！请品此芳醇酒色。天下酒徒无不知‘玉壶春’之名者！必因江州非只鱼米之乡，更是水美之地也！”

戴宗滔滔不绝地兀自夸耀本乡。宋江已是微醺，只有一个黑旋风李逵，仍似不尽兴模样。

“两位哥哥可真是斯文，俺可自个倒酒啦。”

“李逵！”

“何事？”

“这厮如何自尊为客。我和宋兄面前菜肴都被你一人独吞了！”

“如此咸腌的鱼汁，不中宋哥哥的口舌。再教小二来些美味菜肴。”李逵拍手道：“呔！那厨下小子，过来！”

“客官有什么吩咐？”

“你这厮便是厨子？你道我等是见世面的乡野村夫不成？”

“客官这是如何说来，可有不如意处？”

“叵耐这厮无礼！在此号称中华鱼米乡之江州，竟把这死鱼、腌汁将来！”

“求饶恕则个。这鱼端的是昨日的，今日的活鱼还未见有。”

“今日却无鱼捕获？”

“眼前港内，渔船已靠岸。等渔牙主人¹不来，渔市中未敢捞鱼来卖动。”

“既是如此，你这厮为何不早说并无鲜鱼！”

李逵把杯中酒劈脸泼那厨子，跳将起来，道：“我自去讨两三条活鱼来！”话音未落，人已出门。戴宗在后连唤他回来，却哪里回头。

“兄长休怪，引这没体面的人来相会，美味亦成无味！”

戴宗羞惭道歉，宋江只笑道：“这个兄弟生性是恁地，真实不假，我倒敬他。”

却说这黑旋风飞快走到江边渔港来看。

只见杨柳荫下，有人围一圈搏赌的，有睡着的，有打哈欠的。渔船约有近百只，都缆系于岸边。

此时一轮红日将及西沉，染得扬子江赤红。

“打渔的！鲈鱼也好鲤鱼也罢，见有好鱼，把两尾来与我！”

只听众人道：“你作甚？”转眼渔人都奔来，还有客商、行贩也都聚拢来。

“你这混物，快撒开！等不见渔牙主人，谁敢开舱卖一条小鱼！”

“知晓知晓！那渔牙主人来了，便道黑旋风李逵来买了鱼。我便先取。”

“啊，这蠢物！”

五六个人一起扑了上来，李逵一跃而起踢翻众人，径直跳在无数船舟上左看右看。

“恁得哪一条船上都无鱼？”

他却不省得，船底的鱼舱是用竹笆蔑拦住，只放江中活水自由往来。——李逵倒先把竹笆蔑提起了看，将那一舱活鱼瞬间都放走了。

岸边黑压压人山人海，直叹道：“见此蠢物！”“罢了罢了。”终至众人都忍耐不得，发一声喊，匆忙拿起各自身边趁手之物，木桨、竹篙、吊钩之类，都把来打李逵。

这李逵却是最喜打斗，好似穿梭于群舞杂鱼中一般。——这时一个六尺余高身材的白肤壮汉，听闻有事，由别处飞奔而来。这一个便是渔人们敬为渔牙

1 吉川原文对于张顺的身份用了“問屋の親方”，字面意思即批发商社的店主人。问屋是日本江戸时代的商品批发经营店，但直接以批发大商人称呼张顺似为不妥，所以仍然使用了原著中的“渔牙主人”这个称呼。——译者注

主人的。只见他上穿一领刺绣短布衫，身形矫健，头上顶黑纱万字巾，掩映着穿心红一点须儿。下面商人模样的八耳麻鞋，绑着黄黑相见腿护膝。

“嗯？”那汉子觑那李逵，慢慢将腰间挂着的买卖行秤，递与一个行贩接了。

“喂！你眼瞎了？痴癫蠢物，过来！”李逵回过身，像头发怒水牛一般气势汹汹，赶上前来。那人蓄势以待，往李逵面上便打。一拳将袖子飞卷于臂，可见用力之猛。但李逵却不以为意，反望着那汉子肋下猛一踢。男子一个踉跄，仰面朝天倒下，李逵一把骑到他身上。这回轮到李逵提起铁拳头，接二连三去那人额头、鼻梁擂鼓也似的打。

此时后面有人喝道：“使不得！撒手李逵！”

“啊？”李逵一回头，道：“原来是两位哥哥！你们莫管！偿命坐牢，罪过我自去承当！”

“蠢物！快走！”戴宗与宋江听闻这边争吵，急忙赶来，把打得兴起的李逵劈腰抱住，又劝又哄，好歹将他带回至琵琶亭。

行往琵琶亭中途未至，只见适才那个一点红俏须儿的汉子脱得赤条条地，露出一身雪练也似白肉，赶将来。他并非走陆路，却把竹篙撑着一只小船先绕过了江岸而来。

“黑旋风你这厮！走得不是好汉！”

“什么！”宋江与戴宗都吃了一惊，哪里来得及阻挡。那李逵已飞扑向小船，口里两言三语恶骂，“呸！”一声喊，已托地跳在对手船上。

“来得好！”船上那人似只要诱得他上船，两手摊开。

李逵也是一心与他决胜负，却一步也近他不得。原来男子立在船尾，嘴里打着拍子：“瞧啊！上啊下啊！上啊下啊！”两脚巧妙蹬来蹬去，那小船左右摇动得厉害。小船宛如一片风浪中被摆布枯叶，一会儿箭也似的投扬子江心里去了。

那李逵慌了手脚，叫声：“卖鱼的！你怕了我啦！不是个汉子！”

“还敢说！你来！”

“你莫要晃，你来这边！”

“好啊！和你见个输赢！”

说完，只见男子单脚立定，身子往船外一斜。这一下小船便毫不费劲船底

朝天。李逵和男子两人连个白沫都没激起，一齐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

宋江与戴宗吃惊不小。——急忙赶至岸边时，江面上早拥上折返来的船只，渔师、行贩们兴高采烈地望着水湾，都道：“渔牙主人好一番手段！”

“不愧是浪里白条！”

“真不愧是扬子江之主！那个水牛蠢汉，也须吃一肚皮水！”

只听众人纷纷叫好。

宋江只在岸上叫苦，急忙问众人道：“这个白大汉的鱼主人，听人说起他绰号。莫不是唤作‘浪里白条’的？”

“正是！正是！唤作张顺。”

“不好！戴院长，却落得这般！”

“如何不好？”

“他若是卖鱼的张顺，我有他哥哥张横家书在身，叫我到了江州定与他相会！”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却只得在手里攥两把汗，睁眼凝望远处水面，别无他法。

半轮夕阳红日沉江，江水青波碧浪。一个浪里白条张顺露遍体霜肤，一个浑身黑肉李逵却弱于水性，波里浪尖似隐似现。

突闻哗啦一声水响，好似被白龙卷住的水牛怒吼，两个打作一团的身体浮出江面来。陆上的黑旋风在水里手足无措，被张顺提起来又淹将下去，七上八下飞沫四溅，浸得眼白，又纳下去……眼见只往水深处揪去了。

戴宗不由得挥舞两手向众人叫道：“各位渔师！我是江州牢城戴宗！快把两人分开，带上岸来！”

听说戴院长在此，听者无一不惊。即有一艘船如飞矢离岸，早将两人分开，带回岸上。——话虽如此，浪里白条张顺如行平一般在水里飞驰，先自赴将岸边，若无其事道：“休怪小人无礼。未曾知晓院长大人在此。”

李逵好歹由船上爬至岸边，道：“呸！竟敢让俺吃老大亏！”从口里鼻里哇哇吐水，多若三斗。

“且都请到琵琶亭上说话。”

四人既再到琵琶亭上来，这一番大骚动终得平息。

于是李逵、张顺各自替换湿濡衣物，梳光了头。同时店家点起灯来，重整

杯盘，再备肴馔酒水。

“来，一同举杯！”戴宗先举杯示意和解，道：“常言道，不打不成交。你两个今后做个至交的兄弟。痛快交手一场，也无遗憾了吧！”

“再无恶意，来，黑旋风大哥！”

“哎呀，是我年长呀！张顺，多指教！”

宋江又恭敬报上姓名，道：“我便是山东的黑宋江。张顺，我曾在揭阳镇得遇令兄张横，多承照应。今后亦多交往罢了。”

“啊，哥哥便是山东郓城县押司，宋公明吗！实叫人吃惊！老实说揭阳镇家兄早有书信寄来，教我拜见押司。”

“如此实乃奇遇！”

“今日此地，我张顺得遇三位豪杰，实乃天幸！今后小弟追随哥哥，请加鞭策！”

于是各位好汉结下刎颈之交，再叫酒保讨来两瓶名酒“玉壶春”开了泥头，欣然谈笑不尽。

“啊，又忘了！”

“李逵，又有何事？”

“鱼！适才厮打便是为活鱼。张顺，可取两三尾来？”

“何足挂齿！便数十条鱼也乐意奉上席前！”

“那俺去讨一回！”

“等等！”

“如何？张顺！”

“你还得水不快活？”

“哈哈！无须三番四次戏弄于我。如此和张顺你一齐去讨。”

“好！请恕我二人暂且告退。”

张顺和李逵两个拉手，便似田野歌唱的牧童一般，亲昵并肩去了。这正是草莽英雄之天真率性吧。

不久两人引旅店里的厨子仆役，挑着桶将来十数尾肥硕金色鲤鱼。亦煎亦蒸，又做辣鱼汤等，却连两尾鱼亦未食尽。将四五尾折柳条穿了，道：“请将回行馆做下饭。”一应张顺都用心安排妥当。

众人正待别过，却闻临近水亭座席上传来琵琶之音。一问之下，原来客人

随叫来卖唱的琵琶女娘，宋江倏忽想起曾有一晚，于穆家宴席上闻一曲《浔阳江头》，甚为难忘，便唤女娘过来。

只是这父女两个见可怜是漂泊艺人，弹唱皆无法与穆家娘子相提并论。——问起身世，原是京师人，同姓宋，女儿小字玉莲。宋江不由更觉怜悯，酒入口中亦觉甚苦。他稍有些醉眼惺忪，反安慰他们道：“不用唱了，多谢。……此桌上的可将与你女儿吃。”

李逵却并无怜香惜玉之心。教玉莲斟酒，戏弄玩笑间，不知何故不满，拿指一点那女娘，蓦然倒地。只见那女儿额头微微渗血出来，耳环、玉簪散乱一地。

“你这厮作甚！”

连忙教张顺与戴宗把李逵带走，宋江留下，代李逵向那女儿生父拜罪道：“万乞恕罪。我虽住牢城营，你可跟我到营里，拿银子将息女儿。”

便将琵琶女的宋老父带回营里，这琵琶亭欢聚终落得个了无趣味的夜行道。——那宋老父却从宋江手中得了许多银子，流着泪，拜谢出去回家了。

第五十六回 宋江题壁惹笔祸 戴宗神行如飞马

宋江本亦好饮酒，虽说举止言行文雅，但酒量并不输于人。

前夜饮玉壶春，吃金色鲤鱼，贪爱爽口，下腹太多了些的缘故吧。……破晓时，他肚里绞肠刮肚般地疼。天明时更是剧痛，奔去如厕几十回。

带回的金鲤早都分与了牢城中差拨和众囚徒。众囚徒轮番到他房中看觑，囚徒中无一个不愿报答宋江平日的恩德，都来煎止腹泻的六和汤药或是煮粥。

李逵、张顺也来探望了。宋江只得将息了十余日。一则因从济州被发配江州，长途劳顿，至此一并发作也未可知。

如此将息二十日上下，宋江出营来散步，身体已无事。外面已现初夏季节景象。

“……思量已久不会友。”这一日因想念友人，宋江信步走去城隍庙内的观音庵，寻住在那处的戴院长。不料戴宗出去了。

“去张顺家如何？”他如此思量。却又想卖鱼牙子好生繁忙，如此天晴日朗，只在城外江边的市场吧。又寻思那李逵，不是赌场就是牢里安身，是个没头神。

虽独自一人亦无寂寥之感。大病初愈后神清气爽，宋江不由唇边微作唿哨声。身上微微出汗，眼见郊外新翠如洗，久违的空腹感袭来，不免一丝欣喜。

“哦……见一个酒旗子……却并非小酒店。好一座酒楼！”

近前一看，酒旗上写道“浔阳江正库”，墙门檐外一面苏东坡大书牌额，上有“浔阳楼”三个白影字。

“啊，江州有名的浔阳楼原来却在这里？我虽独自一个在此，何不上去自

己看玩一遭？”

宋江直来到楼前，只见门便左右涂朱金箔对联牌匾，一边华表上书“世间无比酒”，另一边读作“天下有名楼”。

楼分五层，凭栏望江，风光无限，直令人心醉神迷。远处万叠云山，映照对岸天空青光紫影，由四川下江而来的草帆与近处白帆点缀于水间，悠悠如世外之景。不知何处的雅客，隐约弹奏古筝胡琴，楼畔柳色深深，门前槐树荫下，系留一匹客马。此情此景仿佛一幅唐时山水画。

“官人，还是要待客？”店家里的侍女问道。

“我自消遣，一人便上楼来，可是难成买卖？”

“哪里，哪里。您请慢坐。”

“你且先取酒来。果品肉食，只顾卖来。”

独自一个，一室一桌，宋江倚栏畅饮，将养病后心境。酒水甘醇，刀工精细，杯盘齐楚，不愧“天下名楼”之称。

“……我家乡虽有几座名山名迹，到底不比江州气象。”

宋江心驰云外，猛然故乡的老父亲弟上心来。

独饮易醉，况且又是二十余日未曾沾酒。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我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家业成空。父母养育长大之身，倒被文了双颊，远流到此。啊，愧疚万分，有何面目……如何见老父！”

凄凄惨惨斟了又饮，饮了又斟，大醉之余，涌起自嘲之意，忽然作了一诗。

眼见一边白粉壁上，多有游子醉客在此随兴题咏。便拿出随身笔砚，将诗书于壁上。——倘或岁月经年，日后再来此处，也是一段佳话。诗曰：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一气写罢，宋江闻那泼墨余香，不由心神俱爽。喜上心头，情不自胜，提笔又写道：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郛城县人宋江作

“唔，好久未曾如此痛快写来！”

掷下笔，他坐返椅上，只手擎杯，轻敲木桌有如叩击木琴，低吟诗词。总算收拾心情，取些银子算还，踉踉跄跄，取原路回营里来。——这一日间孤愁只影，多情善感，日后想来，如此宋江实属少见。回到牢营中房里，前后不觉，睡卧至翌日天明，前日戏墨之作，不曾记得半分。

且说此处有一野去处，叫作无为军。

便在江州对岸，与江州府街中四时通船来往。有个姓黄名文炳的富户，去往江州，惯使自家华船。

他亦担着个官衙闲职。

他虽在无为军坐拥豪邸，花天酒地，尤为未足，胸中野心勃勃。其证确凿，每每带些四时少见珍物送到江州知蔡九知府私邸去。

那蔡九乃朝廷权臣，蔡京之子。他不加掩饰去浸润那蔡九，可知其心内筹谋。

黄文炳此人风评却是极为不佳。虽读些经书，却是个傲慢自大、媚态陷佞之徒。这一日他又去知府官邸探问，不巧蔡九府里公宴，教他入夜再来。

黄文炳只得再回船上。午后闲来无事，步入江畔浔阳楼。

“来杯小酒，不用什么油腻菜肴，先来碗水泡饭！”他傲慢吩咐道。

虽然吝啬钱财，却是老主顾。侍女腹中亦知，只得顺遂这位客官。黄文炳正对待女耀武扬威，正看到白壁上诗句。

“这个什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黄文炳鼻中哼一声又念道：“什么？……此等无礼，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究竟何人，敢不畏天，不是反诗待怎地？且出自配军笔下！奇哉怪也！”

他击下掌，唤来侍女、帐房，问清题写此诗的客人年龄相貌，将“郛城县人宋江作”署名也一并抄写。至夜，自去船上歇息，等翌日清晨起身。

如此正显出其奸佞之处。果不其然，蔡九知府心情极差。

“这个黄文炳，原道夜来府中，却为何教我空等啊？！”

“乞相公¹恕罪，只因心忧天下大事，唯恐万一有失，为此奔波查探。”

“哦，今日倒是三番四次听闻所谓天下大事。”

“不敢动问有何新闻？”

“其实家尊着人送来书信，道近日京师太史院司天监上奏。……北斗罡星照射吴楚，其色赤，敢有谋反之人，云云。”

“原来如此。”

“更兼开封东京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此童谣意义不明，近来流布甚广。”

“哎呀，实为可怖！”黄文炳拍膝叫道。

“所谓上天无口使人言。那童谣中的北斗罡星妖光，也非偶然。”

“可有证据？”

“请看这纸上所抄之诗。此乃鄙人昨日从浔阳楼壁上抄写得来。”

“嗯。……自称是江州流放之人，只是个囚徒的诗？”

“非也非也，小可小觑了他，请看其诗中充斥不逞叛逆之情，冲天恨意。”

“的确，这厮谋反之意迸出，实乃诅咒世间之声。这郓城县人宋江却是何人？”

“此人应是恩公治下牢营中，由济州配来的囚徒。可命牢营的点帐官人²，教检看名簿。”

蔡九唤从人来，吩咐即刻调看名簿，又问道：“那京师流传的奇妙歌谣又是何意呢？无处可解啊。”

“非也非也。这也恰应在此人身上。……‘播乱在山东’意指山东生乱，‘耗国因家木’，家木分明就是‘宋’字分解得之。”

“‘水工’又作何解？”

“合即为‘江’字。”

“原来如此。又何谓‘纵横三十六’？”

1 在原著中，黄文炳尊称蔡九为“相公”。——译者注

2 吉川原文“藏帐官”，中国的和日本的官职当中都没查到这个。原著则只说派了个下人去取名册，所以翻为基本意义相同又可理解的“点帐官人”。——译者注